

西湖梦寻

() 著

自序

余生不辰，阔别西湖二十八载，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，而梦中之西湖，未尝一日别余也。前甲午、丁酉，两至西湖，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，祁氏之偶居，钱氏、余氏之别墅，及余家之寄园，一带湖庄，仅存瓦砾。则是余梦中所有者，反为西湖所无。及至断桥一望，凡昔日之弱柳夭桃、歌楼舞榭，如洪水淹没，百不存一矣。余乃急急走避，谓余为西湖而来，今所见若此，反不若保我梦中之西湖，尚得完全无恙也。因想余梦与李供奉异。供奉之梦天姥也，如神女名姝，梦所未见，其梦也幻。余之梦西湖也，如家园眷属，梦所故有，其梦也真。今余僦居他氏已二十三载，梦中犹在故居。旧役小溪，今已白头，梦中仍是总角。夙习未除，故态难脱。而今而后，余但向蝶庵岑寂，蘧榻于徐，惟吾旧梦是保，一派西湖景色，犹端然未动也。儿曹诘问，偶为言之，总是梦中说梦，非魔即呓也。因作《梦对》七十二则，留之后世，以作西湖之影。余犹山中人，归自海上，盛称海错之美，乡人竞来共舐其眼。嗟嗟！金齏瑶柱，过舌即空，则舐眼亦何救其馋哉！

岁辛亥七月既望，古剑蝶庵老人张岱题。



卷一 西湖总记

明圣二湖

自马臻开鉴湖，而由汉及唐，得名最早。后至北宋，西湖起而夺之，人皆奔走西湖，则鉴湖之淡远，自不及西湖之冶艳矣。至于湘湖则僻处萧然，舟车罕至，故韵士高人无有齿及之者。余弟毅孺常比西湖为美人，湘湖为隐士，鉴湖为神仙。余不谓然。余以湖为处子，謚挺羞涩，犹及见其未嫁之时；而鉴湖为名门闺淑，可钦而不可狎；若西湖则为曲中名妓，声色俱丽，然倚门献笑，人人得而媒褻之矣。人人得而媒褻，故人人得而艳羨；人人得而艳羨，故人人得而轻慢。在春夏则热闹之至，秋冬则冷落矣；在花朝则喧哗之至，月夕则星散矣；在清明则萍聚之至，雨雪则寂寥矣。故余尝谓：“善读书，无过董遇三余，而善游湖者，亦无过董遇三余。董遇曰：‘冬者，岁之余也；夜者，日之余也；雨者，月之余也。’雪棕古梅，何逊烟堤高柳；夜月空明，何逊朝花绰约；雨色空濛，何逊晴光滟潋。深情领略，是在解人。”即湖上四贤，余亦谓：“乐天之旷达，固不若和靖之静



深；邺侯之荒诞，自不若东坡之灵敏也。”其余如贾似道之豪奢，孙东瀛之华贍，虽在西湖数十年，用钱数十万，其于西湖之性情、西湖之风味，实有未曾梦见者在也。世间措大，何得易言游湖。

苏轼《夜泛西湖》诗：

菰蒲无力水茫茫，荷花夜开风露香。
渐见灯明出远寺，更待月黑看湖光。

又《湖上夜归》诗：

我饮不尽器，半酣尤味长。篮舆湖上归，春风吹面凉。
行到孤山西，夜色已苍苍。清吟杂梦寐，得句旋已忘。
尚记梨花村，依依闻暗香。

又《怀西湖寄晁美叔》诗：

西湖天下景，游者无愚贤。深浅随所得，谁能识其全。
嗟我本狂直，早为世所捐。独专山水乐，付与宁非天。
三百六十寺，幽寻遂穷年。所至得其妙，心知口难传。
至今清夜梦，耳目余芳鲜。君持使者节，风采烁云烟。
清流与碧纆，安肯为君妍。胡不屏骑从，暂借僧榻眠。
读我壁间诗，清凉洗烦煎。策杖无道路，直造意所便。
应逢古渔父，苇间自夤缘。问道若有得，买鱼弗论钱。

李奎《西湖》诗：

锦帐开桃岸，兰桡系柳津。鸟歌如劝酒，花笑欲留人。
钟磬千山夕，楼台十里春。回看香雾里，罗绮六桥新。

苏轼《开西湖》诗：



伟人谋议不求多，事定纷纭自唯阿。
尽放龟鱼还绿净，肯容萧苇障前坡。
一朝美事谁能继，百尽苍崖尚可磨。
天上列星当亦喜，月明时下浴金波。

周立勋《西湖》诗：

平湖初涨绿如天，荒草无情不记年。
犹有当时歌舞地，西泠烟雨丽人船。

夏炜《西湖竹枝词》：

西面空波卷笑声，湖光今日最分明。
舟人莫定游何外，但望鸳鸯睡处行。
平湖竟日只溟滓，不信韶光只此中。
笑拾杨花装半臂，恐郎到晚怯春风。
行觞次第到湖湾，不许莺花半刻闲。
眼看谁家金络马，日驼春色向孤山。
春波四合没晴沙，昼在湖船夜在家。
怪杀春风归不断，担头原自插梅花。

欧阳修《西湖》诗：

菡萏香消画舸浮，使君宁复忆扬州。
都将二十四桥月，换得西湖十顷秋。

赵子昂《西湖》诗：

春阴柳絮不能飞，雨足蒲芽绿更肥。
只恐前呵惊白鹭，独骑款段绕湖归。

彭宏道《西湖总评》诗：



龙井饶甘泉，飞来富石骨。苏桥十里风，胜果一天月。
钱祠无佳处，一片好石碣。孤山旧亭子，凉荫满林樾。
一年一桃花，一岁一白发。南高看云生，北高见月没。
楚人无羽毛，能得几游越。

范景文《西湖》诗：

湖边多少游观者，半在断桥烟雨间。
尽逐春风看歌舞，几人着眼看青山。

张岱《西湖》诗：

追想西湖始，何缘得此名。恍逢西子面，大服古人评。
冶艳山川合，风姿烟雨生。奈何呼不已，一往有深情。
一望烟光里，苍茫不可寻。吾乡争道上，此地说湖心。
泼墨米颠画，移情伯子琴。南华秋水意，千古有人钦。
到岸人心去，月来不看湖，渔灯隔水见，堤树带烟□。
真意言词尽，淡妆脂粉无。问谁能领略，此际有髯苏。

又《西湖十景》诗：

一峰一高人，两人相与语。此地有西湖，勾留不肯去。

（两峰插云）

湖气冷如冰，月光淡于雪。肯弃与三潭，杭人不看月。

（三潭印月）

高柳荫长堤，疏疏漏残月。诸谿步松沙，恍疑是踏雪。

（断桥残雪）

夜气稷南屏，轻岚薄如纸。钟声出上方，夜渡空江水。

（南屏晚钟）

烟柳幕桃花，红玉沉秋水。文弱不胜夜，西施刚睡起。

（苏堤春晓）



颊上带微酡，解颐开笑口。何物醉荷花，暖风原似酒。

（曲院风荷）

深柳叫黄鹂，清音入空翠。若果有诗肠，不应比鼓吹。

（柳浪闻莺）

残塔临湖岸，颓然一醉翁。奇情在瓦砾，何必藉人工。

（雷峰夕照）

秋空见皓月，冷气入林皋。静听孤飞雁，声轻天正高。

（平湖秋月）

深恨放生池，无端造鱼狱。今来花港中，肯受人拘束？

（花港观鱼）

柳耆卿《望海潮》词：

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云树绕堤沙。怒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。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况豪奢。重湖叠巘清佳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钓叟莲娃。千骑拥高牙。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。异日图将好景，归去凤池夸。（金主阅此词，慕西湖胜景，遂起投鞭渡江之思。）

于国宝《风入松》词：

一春常费买花钱，日日醉湖边。玉骢惯识西湖路，骄嘶过、沽酒楼前。红杏香中箫鼓，绿杨影里秋千。暖风十里丽人天，花压鬓云偏。画船载得春归去，余情付、湖水湖烟。明日重扶残醉，来寻陌上花钿。



西湖北路

玉莲亭

白乐天守杭州，政平讼简。贫民有犯法者，于西湖种树几株；富民有赎罪者，令于西湖开葑田数亩。历任多年，湖葑尽拓，树木成荫。乐天每于此地，载妓看山，寻花问柳。居民设像祀之。亭临湖岸，多种青莲，以象公之洁白。右折而北，为缆舟亭，楼船鳞集，高柳长堤。游人至此买舫入湖者，喧阗如市。东去为玉凫园，湖水一角，僻处城阿，舟楫罕到。寓西湖者，欲避嚣杂，莫于此地为宜。园中有楼，倚窗南望，沙际水明，常见浴凫数百出没波心，此景幽绝。

白居易《玉莲亭》诗：

湖上春来似画图，乱峰围绕水平铺。
松排山面千层翠，月照波心一点珠。
碧毯绿头抽早麦，青罗裙带展新蒲。
未能抛得杭州去，一半勾留是此湖。



孤山寺北贾亭西，水面初平云脚低。
几处早莺争暖谷，谁家新燕吸春泥。
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
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。

昭庆寺

昭庆寺，自狮子峰、屯霞石发脉，堪舆家谓之火龙。石晋元年始创，毁于钱氏乾德五年。宋太平兴国元年重建，立戒坛。天禧初，改名昭庆，是岁又火。迨明洪武至成化，凡修而火者再。四年奉敕再建，廉访杨继宗监修。有湖州富民应募，挈万金来。殿宇室庐，颇极壮丽。嘉靖三十四年以倭乱，恐贼据为巢，遽火之。事平再造，遂用堪舆家说，辟除民舍，使寺门见水，以厌火灾。隆庆三年复毁。万历十七年，司礼监太监孙隆以织造助建，悬幢列鼎，绝盛一时。而两庑栉比，皆市廛精肆，奇货可居。春时有香市，与南海、天竺、山东香客及乡村妇女儿童，往来交易，人声嘈杂，舌敝耳聋，抵夏方止。崇祯十三年又火，烟焰障天，湖水为赤。及至清初，踵事增华，戒坛整肃，较之前代，尤更庄严。一说建寺时，为钱武肃王八十大寿。寺僧圆净订缁流古朴、天香、胜莲、胜林、慈爱、慈云等，结莲社，诵经放生，为王祝寿。每月朔，登坛设戒，居民行香礼佛，以昭王之功德，因名昭庆。今以古德诸号，即为房名。

袁宏道《昭庆寺小记》：

从武林门而西，望保□塔，突兀层崖中，则已心飞湖上也，午刻入昭庆，茶毕，即棹小舟入湖。山色如蛾，花光如



颊，温风如酒，波纹如绫，才一举头，已不觉目酣神醉。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，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。余游西湖始此，时万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。晚同子公渡净寺，觅小修旧住僧房。取道由六桥、岳坟归。草草领略，未极遍赏。阅数日，陶周望兄弟至。

张岱《西湖香市记》：

西湖香市，起于花朝，尽于端午，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，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，至则与湖之人市焉，故曰香市。然进香之人市于三天竺，市于岳王坟，市于湖心亭，市于陆宣公祠，无不市，而独凑集于昭庆寺。昭庆寺两廊故无日不市者，三代八朝之古董，蛮夷闽貊之珍异，皆集焉。至香市，则殿中边甬道上下、池左右、山门内外，有屋则摊，无屋则厂，厂外又棚，棚外又摊，节节寸寸。凡胭脂簪珥、牙尺剪刀，以至经典木鱼，铙儿嬉具之类，无不集。此时春暖，桃柳明媚，鼓吹清和，岸无留船，寓无留客，肆无留酿。袁石公所谓“山色如娥，花光如颊，温风如酒，波纹如绫”，已画出西湖三月。而此以香客杂来，光景又别。士女闲都，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画；芳兰芰泽，不胜其合香茱萸之薰蒸；丝竹管弦，不胜其摇鼓欲笙之聒帐；鼎彝光怪，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；宋元名画，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。如逃如逐，如奔如追，撩扑不开，牵挽不住。数百十万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，凡四阅月方罢。恐大江以东，断无此二地矣。崇祯庚辰三月，昭庆寺火。是岁及辛巳、壬午洊饥，民强半饿死。壬午虏鰕山东，香客断绝，无有至者，市遂废。辛巳夏，余在西湖，但见城中饿殍舁出，扛挽相属。时杭州刘太守梦谦，汴梁人，乡里抽丰者多寓西湖，日以民词馈送。有轻簿子改古诗诮之曰：



“山不青山楼不楼，西湖歌舞一时休。暖风吹得死人臭，还把杭州送汴州。”可作西湖实录。

哇 哇 宕

哇哇石在棋盘山上。昭庆寺后，有石池深不可测，峭壁横空，方圆可三四亩，空谷相传，声唤声应，如小儿啼焉。上有棋盘石，耸立山顶。其下烈士祠，为朱牂、金胜、祝威诸人，皆宋时死金人难者，以其生前有护卫百姓功，故至今祀之。

屠隆《哇哇宕》诗：

昭庆庄严尽佛图，如何空谷有呱呱。

千儿乳坠成贤劫，五觉声闻报给孤。

流出桃花缘古宕，飞来怪石入冰壶。

隐身岩下传消息，任尔临崖动地呼。

大 佛 头

大石佛寺，考旧史，秦始皇东游入海，缆舟于此石上。后因贾平章住里湖葛岭，宋大内在凤凰山，相去二十余里，平章闻朝钟响，即下湖船，不用篙楫，用大锦缆绞动盘车，则舟去如驶，大佛头，其系缆石桩也。平章败，后人镌为半身佛像，饰以黄金，构殿覆之，名大石佛院。至元末毁。明永乐间，僧志琳重建，敕赐大佛禅寺。贾秋壑为误国奸人，其于山水书画古董，凡经其鉴赏，无不精妙。所制锦缆，亦



自可人。一日临安失火，贾方在半闲堂头蟋蟀，报者络绎，贾殊不顾，但曰：“至太庙则报。”俄而，报者曰：“火直至太庙矣！”贾从小肩舆，四力士以椎剑护，舁舆人里许即易，倏忽至火所，下令肃然，不过曰：“焚太庙者，斩殿帅。”于是帅率勇士数十人，飞身上屋，一时扑灭。贾是奸雄，威令必行，亦有快人处。

张岱《大石佛院》诗：

余少爱嬉游，名山恣探讨。泰岳既巍峨，补陀复杳渺。
天竺放光明，齐云集百鸟。活佛与灵神，金身皆藐小。
自到南明山，石佛出云表。食指及拇指，七尺犹未了。
宝石更特殊，当年石工巧。磧石数丈高，止塑一头脑。
量其半截腰，丈六犹嫌少。问佛几许长，人天不能晓。
但见往来人，盘旋如虱蚤。而我独不然，参禅已到老。
入地而摩天，何在非佛道。色相求如来，巨细皆心造。
我视大佛头，仍然一茎草。

甄龙友《西湖大佛头赞》：

色如黄金，面如满月。尽大地人，只见一橛。

保 崇 塔

宝石山高六十三丈，周一十三里。钱武肃王封寿星宝石山，罗隐为之记。其绝顶为宝峰，有保俶塔，一名宝所塔，盖保俶塔也。宋太平兴国元年，吴越王俶，闻唐亡而惧，乃与妻孙氏、子惟濬、孙承祐入朝，恐其被留，许造塔以保之。称名，尊天子也。至都，赐礼贤宅以居，赏赉甚厚。留



两月遣还，赐一黄袱，封识甚固，戒曰：“途中宜密观。”及启之，则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。俶甚感惧。既归，造塔以报佛恩。保俶之名，遂误为保叔。不知者遂有“保叔缘何不保夫”之句。俶为人敬慎，放归后，每视事，徙坐东偏，谓左右曰：“西北者，神京在焉，天威不违颜咫尺，俶敢宁居乎！”每修省入贡，焚香而后遣之。未几，以地归宋，封俶为淮海国王。其塔，元至正末毁，僧慧炬重建。明成化间又毁，正德九年僧文鏞再建。嘉靖元年又毁，二十二年僧永固再建。隆庆三年大风折其顶，塔亦渐圯，万历二十二重修。其地有寿星石、屯霞石。去寺百步，有看松台，俯临巨壑，凌驾松杪，看者惊悸。塔下石壁孤峭，缘壁有精庐四五间，为天然图画阁。

黄久文《冬日登保俶塔》诗：

当峰一塔微，落木净烟浦。日寒山影瘦，霜泐石棱苦。
山云自悠然，来者适为主。与子欲谈心，松风代吾语。

夏公谨《保俶塔》诗：

客到西湖上，春游尚及时。石门深历险，山阁静凭危。
午寺鸣钟乱，风潮去舫迟。清樽欢不极，醉笔更题诗。

钱思复《保俶塔》诗：

金刹天开画，铁檐风语铃。野云秋共白，江树晚逾青。
凿屋岩藏雨，粘崖石坠星。下看湖上客，歌吹正沉冥。



玛瑙寺

玛瑙坡在保俶塔西，碎石文莹，质若玛瑙，土人采之，以铸图篆。晋时遂建玛瑙宝胜院，元末毁，明永乐间重建。有僧芳洲仆夫艺竹得泉，遂名仆夫泉。山巅有阁，凌空特起，凭眺最胜，俗称玛瑙山居。寺中有大钟，侈鼻齐适，舒而远闻，上铸《莲经》七卷，《金刚经》三十二分。昼夜十二时，保六僧撞之。每撞一声，则《法华》七卷、《金刚》三十二分，字字皆声。吾想法夜闻钟，起人道念，一至旦昼，无法牾亡。今于平坦白昼时听钟，猛为提醒，大地山河，都为震动，则铿□一响，是竟《法华》一转、《般若》一转矣。内典云：人间钟鸣未歇际，地狱众生刑具暂脱此间也。鼎革以后，恐寺僧惰慢，不克如前。

张岱《玛瑙寺长鸣钟》诗：

女娲炼石如炼铜，铸出梵王千斛钟。
 仆夫泉清洗刷早，半是顽铜半玛瑙。
 锤金琢玉昆吾刀，盘旋钟纽走蒲牢。
 十万人千《法华》字，《金刚般若》居其次。
 贝叶灵文满背腹，一声撞破莲花狱。
 万鬼桁杨暂脱离，不悉漏尽啼荒鸡。
 昼夜百刻三千杵，菩萨慈悲泪如雨。
 森罗殿前免刑戮，恶鬼狰狞齐退役。
 一击渊渊大地惊，青莲字字有潮音。
 特为众生解冤结，共听毗庐广长舌。
 敢言佛说尽荒唐，劳我阍黎日夜忙。



安得成汤开一面，吉网罗钳都不见。

智 果 寺

智果寺，旧在孤山，钱武肃王建。宋绍兴间，造四圣观，徙于大佛寺西。先是东坡守黄州，于潜僧道潜，号参寥子，自吴来访，东坡梦与赋诗，有“寒令食清明都过了，石泉槐火一时新”之句。后七年，东坡守杭，参寥卜居智果，有泉出石罅间。寒食之明日，东坡来访，参寥汲泉煮茗，适符所梦。东坡四顾坛瞰，谓参寥曰：“某生平未尝到此，而眼界所视，皆若素所经历者。自此上忏堂，当有九十三级。”数之，果如其言，即谓参寥子曰：“某前身寺中僧也，今日寺僧皆吾法属耳，吾死后，当舍身为寺中伽蓝。”参寥遂塑东坡像，供之伽蓝之列，留偈壁间，有：“金刚开口笑钟楼，楼笑金刚雨打头，直待有邻通一线，两重公案一时修。”后寺破败。崇祯壬申，有扬州茂才鲍同德字有邻者，来寓寺中。东坡两次入梦，属以修寺，鲍辞以“贫士安办此？”公曰：“子弟为之，自有助子者。”次日，见壁间偈有“有邻”二字，遂心动立愿，作《西泠记梦》，见人辄出示之。一日至邸，遇维扬姚永言，备言其梦。座中有粤东谒选进士宋公兆禴者，甚为骇异。次日，宋公筮仕，遂得仁和。永言怂恿之，宋公力任其艰，寺得再葺。进有泉适出寺后，好事者仍名之参寥泉焉。



六 贤 祠

宋时西湖有三贤祠两：其一在孤山竹阁。三贤者，白乐天、林和靖、苏东坡也。其一在龙井资圣院。三贤者，赵阅道、僧辨才、苏东坡也。宝庆间，袁樵移竹阁三贤祠于苏公堤，建亭馆以沽官酒。或题诗云：“和靖、东坡、白乐天，三人秋菊荐寒泉，而今满面生尘土，欲与袁樵趁酒钱。”又据陈眉公笔记，钱塘有水仙王庙，林和靖祠堂近之。东坡先生以和靖清节映世，遂移神像配食水仙王。黄山谷有《水仙花》诗用此事：“钱塘昔闻水仙庙，荆州今见水仙花，暗香靓色撩诗句，宜在孤山处士家。”则宋时所祀，止和靖一人。明正德三年，郡守杨孟瑛重浚西湖，立四贤祠，以祀李邕侯、白、苏、林四人，杭人益以杨公，称五贤。而后乃祧杨公，增祀周公维新、王公弇州，称六贤祠。张公亮曰：“湖上之祠，宜以久居其地，与风流标令为山水深契者，乃列之。周公冷面，且为神明，有别祠矣。弇州文人，与湖非久要，今并四公而坐，恐难熟热也。”人服其确论。

张明弼《六贤祠》诗：

山川亦自有声气，西湖不易与人热。
五日京兆王弇州，冷臬司号寒铁。
原与湖山非久要，心胸不复留风月。
犹议当时李邕侯，西泠尚未通舟楫。
惟有林苏白乐天，直与烟霞相接纳。
风流俎豆自千秋，松风菊露梅花雪。



西 泠 桥

西泠桥一名西陵，或曰：即苏小小结同心处也。及见方子公诗云：“‘数声渔笛知何处，疑在西泠第一桥。’陵作泠，苏小恐误。”余曰：“管不得，只西陵便好。且白公断桥诗‘柳色青藏苏小家’，断桥去此不远，岂不可借作西泠故实耶！”昔赵王孙孟坚子固常客武林，值菖蒲节，周公谨同好事者邀子固游西湖。酒酣，子固脱帽，以酒晞发，箕踞歌《离骚》，旁若无人。薄暮入西泠桥，掠孤山，舫舟茂树间，指林麓最幽处，瞪目叫曰：“此真洪谷子、董北苑得意笔也。”邻舟数十，皆惊骇绝叹，以为真谪仙人。得山水之趣味者，东坡之后，复见此人。

袁宏道《西泠桥》诗：

西泠桥，水长在。松叶细如针，不肯结罗带。
莺如衫，燕如钗，油壁车，砍为柴，青骢马，自西来。
昨日树头花，今日陌上土。恨血与啼魂，一半逐风雨。

又《桃花雨》诗：

浅碧深红大半残，恶风催雨剪刀寒。
桃花不比杭州女，洗却胭脂不耐看。

李流芳《西泠桥题画》：

余尝为孟旸题扇：“多宝峰头石欲摧，西泠桥边树不开。
轻烟薄雾斜阳下，曾泛扁舟小筑来。”西泠桥树色，真使人可念，桥亦有古色。近闻且改筑，当无复旧观矣。对此怅

